

农夫:作为成都市作协主席,请简要介绍下成都市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情况。

熊焱:近年来成都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推出了一大批艺术精湛的良篇佳构,又在全国文学奖项中屡屡斩获殊荣,尤其是在诗歌、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方面成绩喜人,在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60岁以上的老作家们,像梁平、袁山、杨红樱、何大草等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创作活力,而且还在不断创新,持续突破;蒋蓝、卢一萍、洁尘、凸凹、麦子、袁远、王樾、马嘶、彭柳蓉等作家佳作迭出,影响日深;在4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队伍中,像王林柏、贾煜、谢云宁、程婧波、罗斌、吴小虫、王棘、余幼幼、甄明哲、许晓敏、卢鑫、唐一惟、刘锦尧、芷淇等作家朝气蓬勃,渐渐成为成都文学的中坚力量。当然,名单太长,就不一一列举。每一次列举名单,都一定是挂一漏万。还有很多优秀的成都作家,我在这里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但对他们我始终心怀敬意,也由衷感谢他们对成都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成绩固然可喜,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一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队伍还不够庞大,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小说家和长篇小说力作还比较少;二是我们获得的文学荣誉还不够响亮,比如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成都作家已经有很多年无人问鼎了。尽管奖项不是衡量作品质量的唯一标准,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失也说明我们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三是年轻队伍的创作速度相对缓慢,在全国拔尖的相对较少,这大概与成都相对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有关,让年轻作家容易

满足,缺乏一种狠劲。当然,青年人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并非是批评他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勤奋一点,再对自己狠一点。

农夫:请谈谈你对诗歌和小说的理解,或者由诗歌转向小说写作的初衷。

熊焱:要谈诗歌和小说,不限定某一个范畴的话,那这个话题就太大了。在古代,诗歌的地位远在小说之上,代表着雅正、高贵、严肃的审美,是抒情言志,表现性情、胸襟和情怀的。而小说在那时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它记录历史,保存细节,还原生活的肌理。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小说慢慢地成长成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在今天已经成为影响最大、受众最广的文体。它宏大的表达模式、广阔的叙事空间,是诗歌所不及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花一些时间来写小说的重要原因。不过,我并不是由诗歌转向小说,因为我并不放弃诗歌,我仍然会花很多精力在诗上,只是小说创作是我诗歌之外的新开拓,但不再是玩票,而是真正地投入精力。

农夫:置身成都,您觉得这座城市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熊焱: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精神原乡,一般情况下它既包含童年生活的故乡,也包含自己所热爱的那个生活之地。我在成都生活了二十多年,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她的精神气质、生活美学,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写作。但要具体地说影响到哪些方面,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这种影响是润物无声的,是一点点地融入进血液里

访谈 | 成都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文学创作须有当代性意识



熊焱,1980年生,贵州瓮安人。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陈子昂诗歌奖、艾青诗歌奖、茅盾新人奖等奖项。著有诗集4部、长篇小说2部。

的。每一次从外地回来,无论是飞机落地,还是高铁到站,心里都有一种踏实感,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这便是回家的感受。而每一次写作都是在调动我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就必然与我在成都生活的感受息息相关。

农夫:成都市作协近年来有哪些具体举措?

熊焱:在市文联的领导下,成都市作协为推动成都文学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核心是“出精品,出人才”。一是打造文学品牌,

主要是活动品牌和奖项品牌。持续举办了“成都国际诗歌周”“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等品牌活动,去年又新增了“成都国际文学月”活动,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持续举办了“华语青年作家奖”“草堂诗歌奖”。这两个奖项已经成为极具含金量和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二是以《青年作家》《草堂》为载体,刊发成都作家的精品力作,扶持成都的青年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与《四川文学》开展“四川小说星火计划”,有力地助推了一批成都青年作家的成长。三是以成都文学院为平台,每年签约十几位成都作家,推出精品力作。重要的是我们相对开放和包容,面向全国,签约了不少外地的优秀作家。以后会适度向长篇小说的签约倾斜一点。此外就是一些不定期的小活动和相关工作,比如“作家回家”、读书学习、年度文学报告的撰写和发布。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有亮点,有特色,有成效,但同样也有很多不足,比如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程度还不够。但我们会努力,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农夫:你怎样看待作家的自我成长与超越?

熊焱:略萨在谈到文学抱负的时候说:“当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那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表示,他觉得诺奖不是授予他的,而是授予人类一辈子精神烦恼中的劳动。大作家们

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写作需要勤奋,需要恒久的耐力。每个作家的成长都是靠自我的努力,这就要求多读、多写、多思考。从初学者到成为一个技术娴熟、具有一定创作实力的写作者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写作的长路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和超越。

农夫:在当下年代,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

熊焱: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脱离了个人生活,就不可能有文学创作。我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提醒了我们,我们文学的创作不是对生活的照搬照抄,尤其是当下这个快节奏、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往往被生活五光十色的表象所迷惑,而看不清生活内部的真相。这就要求我们的写作,要具有当代性意识。何为当代性?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话说,当代性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他既依附于这个时代,同时又要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他不仅在空间上与当下拉开距离,同时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回望过去。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写作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又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保持距离,要在适当的时刻从生活中抽身而出,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审视,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回眺,这样才能更好地观察、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凝聚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生活。这要求我们要把看到的、感知到的生活,通过生命内在的经验转化为文学的经验,这是一个归纳、整理、分析和提炼的过程,涉及到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审美的问题,是美学价值观的问题。而美学价值观又恰恰决定了作品的趣味和品位。

专题 |

温馨的诗

编者按

一个柔弱的女子,居然是电焊工,常年工作在岩石参差、烈日风吹、险情环生的采石场上。这种工作环境,一般女子极难忍受,而出生于南充的温馨,千一就是多年,整天与岩石、机车为伍,在轰鸣与撞击声中,进行着另一种境界的现实生活。攀枝花是以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四季几无差别,旱雨季倒是泾渭分明,日照充

足、太阳辐射强、蒸发量大等特点。很难想象,作为女子的温馨是如何进行日常工作的。然而,所幸温馨是一位诗人。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热情与想象力的人群,也是善于制造“场景”“意境”的非凡之人,更能够以文字和艺术创作的形式,发表对这个世界乃至万事万物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也可以对世道

人心及人性幽微进行深刻的洞察、发现。我敢说,温馨这样的女诗人,就其工作和生活的特别性而言,放眼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然而,作为一个诗人,仅仅做到这一点,远远不够。诗人乃至文学艺术的天职是创造和创新,是立于大地一隅对万千事物的情感审视与肌理性的解剖,是基于自我的内心感

觉与俗世经验乃至情感与思想的恰切传达。在诗歌写作中,温馨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既以“我”之个体而进行一种“此时我在”的诗歌书写与艺术创造,又能用具有独特质地的诗歌给予更多人事更多的抚慰和关照。如果非要谈温馨诗歌的总体特点,那就是“攀西裂谷中的清丽婉转与激越深沉,面向自我与世界的大

地书写和丰饶内心呈现”。2024年1期《诗刊》以头条形式推出了温馨的诗歌新作《采石场》,2024年1月21日《文艺报》刊载了著名诗歌评论家霍俊明与对温馨的诗歌创作对话。为更好地推介本省作家、诗人和服务作品作家,《四川作家·蜀山文学月报》联系了温馨,刊载其一组工业题材诗作,以飨读者。

钻床

它还在角落里
一个姿势保持了几十年
习惯了冷落和锈蚀

但现在它还能用
钻出的孔依然闪烁着亮点
50载啊! 人间多少沧桑
密密麻麻的钻眼里,
储存了多少红尘旧事

刚上班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
就喜欢在一块铁板上钻孔
尖锐的啾啾声中,一颗颗的螺丝钉
固定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它是父辈安装在厂房里的人
生过半,我也老了
还在向岁月的深度迈进
一木成一器,一铁成一器
自然的表象下蕴藏着厚重的内涵
仿若与我有关,又仿若
与我无关

厂房里的液压表

画家,把笔,探进压力表时
油管动了动

画家的笔下
断裂的油管已接通,液压油在管内流动
“突突”地声音,像是表述自己被我们
忽略的委屈
也像是对生活的一种表态

我反复地跑进厂房确认
油管断裂,并相互缠绕在一起
厚厚的油污裹着厚厚的灰尘
像是被生活压迫在泥潭里的人,在挣扎

现在,它在画家的笔下已完成蜕变
重新打造了一个自我吗

我开始思索,那一排排油管中
我该接通哪一根油管,让液压油在油
管里发出水的响声,让压力表的指针暴动
可我不能假装读不懂这个压力表啊
它的指针确实指向了零

穿梭在厂房里的手推车

不撞击东边的减速箱
也没磕碰到西边堆放的闸瓦
手推车,就像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大哥
穿梭在阴暗,潮湿,锈迹斑斑的厂房里

电焊机,氧气瓶……通通扛上
在这个厂房里
我就像一朵小花似的呵护着,保护着它

它石头一样坚守着时间
俯瞰任何艰难和困苦
焊花与火焰,安全与责任,苍天与大地
都拴在心头

是的,我心中始终循环着一股力量
抵达心口的时候,我决定写首诗
描绘出工业的画卷,
用矿山里最硬气的手推车

采场上,休息的时候

他们抢我的书,手指绕我长发
他们个个趾高气扬,学我语气
吟诵:“我知道你在后院偷我的红果,
我按住不说”
我骂他们苦命人,有活时,
累得伸不直腰
没活时,闲得慌。他们大笑,
把头望向山顶
那黑黝黝的地方。当然,我也是

矿粉又扬起……

采场上,已疯传买断工龄,一刀切的事
生活是个漏洞,身悬其中

残阳如扫帚,边坡上,
似乎有岩石在滚动
他们往下移了移,尽量贴紧岩石
我也移了移

采场上,风掀开我的铁皮屋

呜,呜,深夜造访的风
门打开,又关上,关上又打开

而我,却无动于衷
恐吓或警告,都是白搭

就像乌鸦合起翅膀,用尖喙
把自己的羽毛重新梳理了一遍,我身上
所有的黑,都坦坦荡荡

管他什么噼里啪啦,风掀开屋顶时
我正在背诵杜甫的那首《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厂房里的向日葵

我从枯萎的光明中,抬起头来
向日葵就开花了

它身体扭曲,而向着太阳的脸
金黄,纯净
我不知道

工业物语(组诗)

温馨

在铁与石,火与泥之间,它是怎样的挣扎
我毫不犹豫移除了它身上的钢丝绳
我的手上沾满油污、泥尘
向日葵的花盘依旧洁净如洗
我可以用它叛逆执拗的火焰
沸腾我的血液,在钢铁之上
铺一方锦瑟年华

从冰冷到热烈,一朵花自有它的肯定
它不紧不慢,移动花盘,生长稚嫩坚硬的
果实,
阴影里,也带着光明所
密布的希望
而我和它的和弦,就是努力追着太阳
把灿烂拉长,增重

飞虫,或人生

时间指向零点
我的脚步沉重,前方的探照灯
越来越亮了

一条路
在脚下分岔,衍生出无数条
光明的路

探照灯下
各种各样的飞虫,光明的漩涡里浮沉
落在了我的身上

地上也铺满了
飞虫的尸体,但今夜,我捉不住
其中的一只翅膀

漆黑的采场
暗藏数不清的生灵,与飞虫一起振翅的
还有我

照相

他抖了抖身上的粉尘
然后裂开了嘴

这正是他笑容明媚的时候
太阳刚升起来,他却说,今年要改革
他走定了

我没有说话
只是不断地调整镜头,想让那辽阔迷
茫的背景
变得更清晰一点

把他置身于电铲边,钻机前,孔洞旁
或站,或蹲,或正在干活,他的笑容饱满
幸福,像一朵花
不会在岁月中枯萎

没有风,镜头里,他越走越小
深蓝的天空下,如一颗漂浮的尘埃
我没有追上他

竞聘

时间的外壳已悄然脱落
显露出生硬、无情

去留一张纸上,命运
也在一张纸上

密密麻麻的名字,似风中翻涌的矿石
沸腾,又静止

说得好好的,要和“山”相依为命
八月初的门一打开,便有飞沙走石
迎面袭来

带走了他们,我恨自己一直沉默着
我怎么就这样无动于衷,
怎么这样有定力呢

规则,哪有什么规则
真想跳起来用一耳光出去
可我,至始至终没找着那张狡诈的脸

采场上,一块长角的矿石

都说朝霞,矿山顶上
它吟诵成落日

都说祸患,垮塌的石头
它呈现出山的骨骼

路边的茅草,都说可以安享晚年
它知道那里有叫不出声的疼痛

肯定有什么异物潜伏在它的体内
那凸出的棱角,就是铁证

棱角分明的矿石,一部分深入大地,
抱紧泥土
一部分承受风吹雨打,岁月侵蚀
带来的剥落、践踏

粉尘,油污,雨水大量聚集在它的表面
这肮脏,多么辽阔,厚重

俯下身,只有低到尘埃里的人
才能触摸到它的棱角,以及棱角里干
净的风

作者简介:温馨,笔名月光雨荷,女,四川南充人,现居攀枝花,在《诗刊》《星星》诗刊、《中国诗歌》《绿风》《诗潮》《当代教育》《四川文学》《诗选刊》《草堂》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作品入选多个选本,出版诗集《采石场》。